

西廂汇编



责任编辑 于克平
封面设计 蒋陈阡
内封题字 霍松林
内封设计 栗政平

西 厢 汇 编

霍 松 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875印张 2插页 407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335

ISBN 7—5329—0038—X

I · 35

统一书号 10331·305 定价 4.20 元

序

霍松林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写张生与莺莺相爱，却终于抛弃她，还称赞他“善补过”，“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但关于张生、莺莺这一双青年男女在礼教禁锢下彼此热恋的描写是激动人心的，莺莺的形象尤其生动感人，因而在这篇小说流传之后，其中的人物、故事，就不胫而走，以不断发展、演变的形态，闯入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领域，产生了各种不同样式的优秀作品。至王实甫的《西厢记》而出现了一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明初贾仲明在吊王实甫的《凌波仙》词中说：

……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郭沫若在《〈西厢记〉艺术之批评与作者之性格》一文中进一步说：

《西厢》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之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

这一曲“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之礼教的凯旋歌”从元代起传唱四方，到了明清两代，更涌现了“西厢热”，李卓吾、汤显祖、徐文长、凌濛初、金圣叹、李笠翁等许多著名思

想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都卷入了《西厢记》的注释、考订和评论工作，各种改编本也风起云涌，不胜枚举。其舞台演唱，也由北曲而南曲、而各种地方戏。在民间说唱文学中，则由鼓子词、诸宫调扩展到子弟书、牌子曲、时调小曲以及南词、滩簧等各种文学领域。“五四”以来，《西厢记》更和《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并列，得到了新的、崇高的评价。

以上仅就国内而言。就国际范围来说，王实甫《西厢记》的问世，比世界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早三个世纪。它在十八世纪，就流传到日本，出现了冈岛献太郎、田中从吾轩等人的几个译本。其他各国，翻译和研究者也不乏其人，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由此可见，说《西厢记》是“超时空的艺术品”，并不算夸张。

这样一部“超时空”的“天下夺魁”的艺术品，不是偶然出现的，更不是孤立存在的。倘要作系统的研究，就得涉及纵向、横向一系列的文艺作品和问题。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孔令新同志有鉴于此，嘱托我选几种有代表性的作品，搞一部《西厢汇编》。

汇编《西厢》的工作，早有人做过。董解元《西厢刦弹词》、王实甫《西厢记》、李日华和陆采的两种《南西厢》，世称“四西厢”。晚明时期，闵齐伋（遇五）以“四西厢”为主而扩大范围，编了一部《会真六幻》（亦称《六幻西厢》），刻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包括：

一、幻因 元稹《会真记》及图诗赋说等有关资料，
附《钱塘梦》。

二、挡幻 董解元《西厢挡弹词》。

三、剧幻 王实甫《西厢记》

四、赓幻 关汉卿《续西厢记》（实即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附《图棋闹局》及《五剧笺疑》。

五、更幻 李日华《南西厢记》。

六、幻住 陆采《南西厢记》，附《园林午梦》。

近人刘世珩于一九一七年刊行《暖红室汇刻传剧》五十一种，以《董西厢》冠首，次为《王西厢》，后列《附录》十三种，包括元稹《会真记》、李日华《南西厢》、陆采《南西厢》及各种有关资料。所用版本，多经大戏曲家吴梅选择、校勘，刻印也很精美。《暖红室汇刻传剧》中的《董西厢》、《王西厢》及十三种附录，也被称为《暖红室汇刻〈西厢记〉》。

上述两部汇刻《西厢记》的书都值得一读，但存书极少，一般读者很难看到。

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出过一本傅惜华编的《西厢记说唱集》，也值得一读，但所选的只限于宋代以来有关《西厢》故事的曲艺类作品。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汇编《西厢》，其规模之宏伟，理应远远超过闵遇五和刘世珩所刻。但规模过于宏大，一般读者会望而却步，出版社就得大量赔钱。因而这部《西厢汇编》：以《王西厢》为主，兼顾源流，只包括几种影响较大的作品。

一、元稹《会真记》

这是后世一切《西厢》作品的渊源，也是唐人小说的名篇。篇末提到李绅听到崔、张爱情故事后“为《莺莺歌》以传之”。按李绅集《莺莺歌》残缺，收入《全唐诗》者止前八

句，而《董西厢》分四处共引四十二句，作为说唱崔、张故事的根据，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明王骥德《古本西厢记校注》和闵遇五《会真六幻》所收，也是四十二句，可能是从《董西厢》中辑出的。

二、北宋赵德麟《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这是现存最早用曲艺形式说唱崔、张恋爱故事的 作品。“说”的部分用散文，除首尾两段是作者自作而外，中间十余段，是根据元稹的《会真记》删节概括而成的。“唱”的部分用韵文，是作者自作的十二首《蝶恋花》。

三、《董西厢》

金人董解元的《西厢挡弹词》，又叫《西厢记诸宫调》。用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演述崔、张恋爱故事，共五万多字。唱的部分，用当时流行的诸宫调，即用多种宫调的若干只曲子联成套数。全书由一百九十多个套数和穿插其间的话白组成，可以说是一部优美、生动的大型叙事诗。作者虽然取材于元稹的《会真记》，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时代风习和青年男女的心灵深处吸取美感经验而进行独创性的艺术构思，从而创造出在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异于《会真记》的伟大作品，既为王实甫创作《西厢记》杂剧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本身也是不朽的艺术明珠。

据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北宋时期已有孔三传等民间艺人用诸宫调形式创作和说唱，其作品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宋代以来的诸宫调作品，至今还能看到的不过三种。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已经残缺，

元人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是从《雍熙乐府》等书中辑出的，已非原貌。完整无缺、足以标志宋元说唱文学最高水平的，只有《董西厢》。从这一意义上说，《董西厢》也值得特别珍视。

四、王实甫《西厢记》

正象对于李白、杜甫的评价，向来有所谓“李杜优劣论”一样，对于《董西厢》、《王西厢》的评价，也曾经有董、王优劣论。焦循在《剧说》中比较了两部作品的若干曲文，然后说：

前人比王实甫为词曲中思王（按指曹植）、太白（指李白），实甫何可当？当用以拟董解元。李空同云：“董子崔张剧，当直继《离骚》。”

梁廷柅在《曲话》中说：

董解元《西厢》，……石华最赏其“愁何似，似一川烟草黄梅雨”二句，谓“似南唐人绝妙好词”，可谓拟于其伦。其后王实甫所作，盖探源于此，然未免瑜瑕不掩，不如董解元之玉璧全完也。

这是杨董抑王的。王世贞《曲藻》云：“北曲故当以《西厢》为压卷。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他传奇不能及。”王骥德《曲律》云：“实甫《西厢》，千古绝技。微词奥旨，未易窥测。”李调元《雨村曲话》云：“《西厢》工于骈俪，美不胜收。如……‘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他传奇不能道其只字，宜乎为北曲压卷也。”如此等等，都是独尊《王西厢》的，虽然未提《董西厢》，但《董西厢》向称“北曲之

祖”，独尊《王西厢》为“北曲压卷”，则抑董之意，也隐然可见。

另有二者并尊的，如徐复祚在《三家村老曲谈》中说：

实甫之传，本于董解元。解元为说唱本，与实甫本可称双璧。

从一为说唱本，一为杂剧本的角度分别评价其艺术成就，称为“双璧”，这是很有见地的。用我们的话说，《董西厢》是我国文学史上规模空前的叙事诗杰作，《王西厢》则是我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诗剧精品。

五、李日华《南西厢》

明海盐人崔时佩因《王西厢》不便于吴骚清唱，故改为南曲。吴县李日华又在这个改本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一般称为《南西厢记》，嘉靖时已经流行。其内容和《王西厢》基本一致；只是“文字之佳”，往往被改掉，还篡入了若干庸俗、色情的描写，有损于正面人物形象。其艺术成就，是不能和《王西厢》相提并论的。但在明清两代，王实甫的原作只适于在弋阳、四平等地方戏中上演，而李日华的《南西厢》，却适应了用昆腔上演的客观要求，在戏曲发展史上，自然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明人凌濛初既讥其“点金成铁”，又不得不指出“《西厢》为情词之宗，而不便吴人清唱；欲歌南音，不得不取之李本。”清代戏曲家李渔，既讥其“变极佳者为极不佳”，又不得不从事实出发，肯定其“关目动人，词曲悦耳”，并明确指出：

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过因北本为词曲之豪，人人赞赏，但可被之管弦，不便奏诸场上，但宜于弋阳、四平

等俗优，不便强施于昆调，以系北曲而非南曲也。兹请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隶一人，虽有数人在场，其曲止出一口，从无互歌、迭咏之事；弋阳、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人，实出众口，故演《北西厢》甚易。昆调悠长，一字可抵数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终之，无可助一臂者。以长江大河之全曲，而专责一人，即有铜喉铁齿，其能胜此重任乎？此北本虽佳，吴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厢》者，意在补此缺陷，遂割裂其词，增添其白，易北为南，撰成此剧，亦可谓善用古人，喜传佳事者矣。（《闲情偶寄》）

六、陆采《南西厢》

陆采（1497——1537），字子玄，号天池，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五种，今存《明珠记》（又名《王仙客无双传》）、《韩寿偷香记》和《南西厢》。其《南西厢》自序云：王实甫《西厢记》，“可谓尽善尽美，真能道人意中事者，固非后世学士所敢轻议而可改作为哉！迨后李日华取实甫之语，翻为南曲，而措词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予自退休之日，时缀此编，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较之生吞活剥者自谓差见一斑。”明凌濛初《谭曲杂札》云：“陆天池亦作《南西厢》，悉以己意自创，不袭北剧一语，其志可谓悍矣。然元词在前，岂易角胜！”这两段话，都是符合实际的，陆采《南西厢》的特点，可以略见一斑。

七、金圣叹《第六才子书》

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曾批点《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水浒传》和《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其中《西厢记》一种，称《第六才子书》。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其大致情况是：一、断言王实甫所作止于《草桥惊梦》，其后是关汉卿所续，肯定王作而贬抑关续，斥为“狗尾续貂”。二、正文前有《恸哭古人》、《留赠后人》两篇序文及《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八十一条。三、每一折前有总批，文中有夹批，并对原作词句，多有改动。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得失，清人已有争论。李渔《闲情偶记》云：

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人作文传世，欲天下后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后代称许而赞叹之也。殆其文成矣，其书传矣，天下后代既群然知之，复群然称许而赞叹之矣，作者之苦心，不几大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誉人而不得其实，其去毁也几希。但云千古传奇推《西厢》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为第一之故，是西施之美，不特有目者赞之，盲人亦能赞之矣。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

其人哉！

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晰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词几部，由浅及深，自生而熟，则又当自火其书而别出一番诠释。甚矣，此道之难言也！

又云：

金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无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

从以上几段话看，李渔虽然提到金批《西厢》的某些短处，但主要是极力赞扬的。梁廷柟在《曲话》里则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说：

金圣叹强作解事，取《西厢记》而割裂之，《西厢》至此为一大厄，又以意为更改，尤属卤莽。《惊艳》云“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院”。改为“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那边是南海观音院”。《借厢》云：“我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改为：“我若与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我不教你叠被铺床”。又：“你撒下半天风韵，我舍得万种思量”。改为：“你也掉下半天风韵，我也彪去万种思量”。《酬

韵》云：“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自古惜惺惺”。改为：“便是惺惺惜惺惺”。又：“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删去叠“铁石人”三字。《寺警》云：“便将兰麝熏尽，只索自温存”。改为：“我不解自温存”。又：“果若有出师的表文，吓蛮的书信，但愿你笔尖儿横扫五千人”。改为“他真有出师的表文，下燕的书信，只他这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请宴》云：“受用些宝鼎香浓、绣帘风细、绿窗人静”。改为“你好宝鼎香浓”。又：“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改为：“我不曾出声，他连忙答应。”《赖婚》云：“谁承望你即即世世老婆婆，教莺莺做妹妹拜哥哥”。改为：“真是即世老婆婆，甚妹妹拜哥哥”。《前候》云：“一纳头安排着憔悴死”。改为：“一纳头只出憔悴死”。《闹简》云：“我也回头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改为：“今日为头看，看你那离魂倩女，怎生的掷果潘安”。《拷艳》云：“我只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改为：“定然是神针法灸，难道是燕侣莺俦？”“猛凝眸，只见你鞋底尖儿瘦。”改为：“怎凝眸”。又：“那时间可怎生不害半星儿羞”。改为：“那时间不曾害半星儿羞”。《哭宴》云：“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改为：“两处徘徊，大家是落日山横翠”。《惊梦》云：“愁得来陡峻，瘦得来恹恹，只离得半个日头，却早又宽掩过翠裙三四褶”。改为：“愁得陡峻，瘦得恹恹，半个日头早掩过翠裙三四褶”。此类皆以意为更改。又有过为删减者。《借厢》云：“过了主厢，引入洞房，你好事从天降”。删为：“曲厢洞房”。又：“软玉温

香，休道是相偎傍”。删为：“休言偎傍”。《请宴》云：“聘财断不争，婚姻立便成”。删为：“聘不见争，亲立便成”。《琴心》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删为：“靡不初，鲜有终”。《惊梦》云：“瞅一瞅瞅着你化为醢酱，指一指教你变做髹血，骑着一匹白马来也”。删去三“一”字。近日嘉应吴日华学博，以六十家本，六幻本、琵琶本、叶氏本与金本重勘之，科白多用金本，曲多用旧本。（原序以六十家以下为旧本）。取金本所改，录其佳者。如《借厢》云：“若今生难得有情人，则除是前世烧了断头香”。改为：“若今生不做并头莲，难道前世烧了断头香”。《寺警》云：“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改为：“我便知你一天星斗焕文章，谁可怜你十年窗下无人问”。又：“你那里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这里启大师用咱那不用咱”。改为：“你休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要问大师真个用咱也不用咱”。又：“劣性子人皆惨，舍着命提刀仗剑，更怕我勒马停骖”。改为：“就死也无憾，我便提刀仗剑，谁还勒马停骖。”又：“我将不志诚的言词赚，倘或纰缪，倒大羞惭”。改为：“便是言词赚，一时纰缪，半时羞惭”。《琴心》云：“则为那兄妹排连，因此上鱼水难同”。改为：“将我雁字排连，着他鱼水难同”。《赖简》云：“恁的般受怕担惊，又不图甚浪酒闲茶”。改为：“我也不去受怕担惊，我也不图浪酒闲茶”。又：“从今悔非波卓文君，你与我学去波汉司马”。改为：“小姐你息怒回波俊文君，张生你游学去波渴司马”。《后候》云：“将人的义海恩山，都做了远水遥岑”。改为：“甚么义海恩

山，无非远水遥岑”。又：“虽不会法灸神针，犹胜似救苦难观世音”。改为：“他不用法灸神针，他是一尊救苦观世音”。《哭宴》云：“留恋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愁眉”。改为：“留恋应无计，一个据鞍上马，两个泪眼愁眉”。其实圣叹以文律曲，故每于衬字删繁就简，而不知其腔拍之不协。至一牌划分数节，拘腐最为可厌。所以纵有妥适，存而不论可也。李笠翁从而称之，过矣。

李渔和梁廷枏的意见，一褒一贬，泾渭分明。但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其意见不同，主要由于着眼点不同。李渔是从金圣叹评点《西厢》“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方面予以褒扬的。梁廷枏则是从金圣叹对《西厢》原文的删改方面加以指责的。两人各有所见，可以互相补充。

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问世以后，一般人读《西厢记》，就读的是这种本子。张友鸾先生早在数十年前指出：

“《西厢》在近二三百年来很能占文学界上一大部分势力，功臣还是金圣叹，能够做很有系统的批评，也只有金圣叹”。

（《西厢的批评与考证》，载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这话是不错的。不论是研究《西厢》流变史、还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都不能无视《第六才子书》的存在。

据元稹《会真记》所写：张生作《春词》两首，托红娘送莺莺；不久，从红娘手中得到了莺莺的答诗，题为《月明三五夜》。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此后，二人终于在“西厢”相会。因此，后来写崔、张恋爱故事的作品，多以“西厢”命名。今以元人杂剧《王西厢》为主，溯源穷流，选唐人小说一篇（附录诗词三

篇）、宋人鼓子词一篇、金人诸宫调一部、明人传奇两部、清人《第六才子书》一部，合为《西厢汇编》。就有关崔、张恋爱故事的全部资料而言，当然极不完备；但就《西厢》流变史上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的作品而言，则大致包括进来了。

入选各种作品，其版本的选择，文字的抄录、校勘和标点等工作，是胡主佑、尚永亮两同志完成的。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在加工、出版方面付出了很大劳力，一并致谢。

1985年冬写于看山楼

目 录

序	霍松林 (1)
莺莺传	〔唐〕元稹 (1)
附 莺莺歌	〔唐〕李绅 (9)
调笑转踏·莺莺	〔宋〕秦观 (10)
调笑转踏·莺莺	〔宋〕毛滂 (11)
商调蝶恋花	〔宋〕赵德麟 (13)
西厢记诸宫调	〔金〕董解元 (23)
西厢记	〔元〕王实甫 (131)
南西厢记	〔明〕李日华 (221)
南西厢记	〔明〕陆采 (323)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清〕金圣叹 (417)

莺 莺 传

〔唐〕元 稹